

《聯合文學》

朱天心作品集 1

漫遊者



漫遊者

朱 天 心 作 品 集 **1**

漫遊者

作 者／朱天心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 編／江一鯉

編 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張薰方

校 對／馬文穎 朱天心 張清志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 版 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 真／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 刷 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 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 初版

定 價／200元

copyright © 2000 by Chu Tian-Shi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後記／阿城	《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	遠方的雷聲	銀河鐵道	出航	五月的藍色月亮	夢一途	說明	悼祭之書／黃錦樹	編輯說明
1 6 8	1 5 2	1 3 0	1 0 0	0 7 6	0 5 0	0 2 8	0 2 6	0 0 6	0 0 4

目次

漫遊者

朱天心作品集 1

朱天心

作品集²

後記／阿城	《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	遠方的雷聲	銀河鐵道	出航	五月的藍色月亮	夢一途	說明	悼祭之書／黃錦樹	編輯說明
1 6 8	1 5 2	1 3 0	1 0 0	0 7 6	0 5 0	0 2 8	0 2 6	0 0 6	0 0 4

目次

編輯說明

一、《聯合文學》自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創刊以來，即以「刊登優秀作品、深化文學論述、整理文學成績」為職志，以成就兼蓄並容的「文學載體」、「閱讀介面」為自我期許之目標，稍後成立之「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則與《聯合文學》雜誌同為車之二輪、鳥之雙翼，提供作家發表與出版的園地，努力成為作家前進的動力。

二、聯合文學出版社印行書籍，紀錄眾多作家的才情、識見和成就；值此世紀更替之交界，聯合文學出版社特別

推出當代重要作家朱天心的作品集，以志文學之永續，如旦復旦兮。

三、【朱天心作品集】經彙整編纂而為一完整之體系，既可羅列朱天心個人之創作星圖，實亦展現此地文學發展的內在張力。

四、作品集之中，如為重編而新印者，原書之序文、導讀、附錄等，均盡可能收入；各書之末並有一專頁，載明：原書名、原初版日期、原出版單位等初始資料，以為讀者及文學研究者所知、所用。

悼念之書

黃錦樹

只有擔負起對他人的責任，終結所意味著的死亡才能用來衡量死亡的意義所及——實際上，人們以這一責任體現了自我本身：人們以這一不可轉讓、不可委託的責任，成為其自身。我正是對他人之死負有責任，以致我也投入死亡之中。

——勒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 著，《上帝·死亡和時間》，頁44

對於此在，死亡並不是達到它存在的終點，而是在它存在的任何時刻接近終點。死亡不是一個時刻，而是一種存在方式，以至於「該去存在」(avoir à être) 的說法同時意味著「該去死」(avoir à mourir)。

——勒維納斯，《上帝·死亡和時間》頁44

朱天心

作品集

魂兮來歸，去君之恆幹。何為兮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

——宋玉·〈招魂〉

朱天心的這本新作篇幅不大，可是筆調和敘寫均非常沈重，也可以清楚的看出它其實是相當的私密：一種頗為私密的對話，或者關於私密對話的想望的嘗試。〈說明〉便已清楚的道出這一層意思，這一切，均源於父親亡故後的不知所措，習以為常的存在因為至親死亡突然造成的巨大時間裂隙而被抽離開既有的座標，而懸浮。因而在這本書中的一切便是關於懸浮存在的書寫。與〈說

明》同樣具有明顯自傳性說明色彩的是一篇散文〈《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帶著強烈的不平為己故知名但因為省籍和意識型態的關係被此島文學公共空間刻意冷落的小說家父親抱屈，他已不在，可是在當代中文書寫世界裡留下了位子，就如同他在居留數十年的島嶼留下了位子，而這具體的存在也以空茫的物質形式留在她們的家：一個彷彿將永遠在那兒的空座位，和所有的、無盡的記憶。

因亡逝之故，對生者而言那曾在者或許可以被安放於永恆之鄉，如果他們有宗教信仰；但也可能相反的被投入一種懸浮——或漂遊——的存在。對於曾經膽敢（？）質疑「會不會太抬舉上帝」的懷疑論者朱天心而言（父親比上帝真實親切得多），似乎只能是後一種情況。相對於前者之借助一個獨斷、統一的定點（「天國」）來終結、安頓逝者與追懷逝者的生者，選擇後一條路的人，由於沒有上帝和天國的保障，只能完全憑靠自己的情感和才智來承擔這一切。這便是直面痛苦本身，面對死亡的剝離所撕扯開的無盡的時間空洞，在逝者身上終

止或毀掉的時間之往生者的未來投擲的生產性：沒有終點的哀思。相對於天國的一元，這種拒絕終結而啟動的死亡的存有在生者的時間性的永續綿延中，因為它可能在不斷增生的現在中零星的漫衍，或如噴泉突然湧現，如果借助空間的比喻，它便如同一條不斷分岔的路，以虛線的方式不斷的在生者的此在中岔開去，伸向茫茫的未知。

它如同影子，或者可以更獨斷的說那便是逝者留給生者的部分，同時卻也是逝者從生者身上帶走的部分所留下的空洞。逝者並沒有完全死去，和經驗論者的認知恰恰相反，人不會一次死完，而是片段片段局部的、分期付款式的支付自己的死亡（因為老張愛玲在《對照記》裡指著祖父母的老照片幽幽的說：「等我死的時候，他們會再死一次。」），而且從一生下來就很可能同時展開了這樣的死亡之旅——它是「與生俱來」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說是人存在的條件：所愛的人（包括作為愛的對象的寵物）會一點一滴的從我們身上剝走我們的生，如果他們的死亡早於我們。死亡原就是可以預支的呵。

更進一步說，相對而言，逝者留下來的部分似乎較好處理，那便是生者對逝者的愛與記憶，在這本小書中的兩篇散文（含〈說明〉）直接觸及的便是這一部分（然而它也會在時間中增殖或變異，改變我的存在）；被逝者帶走的那一部分往哪裡去了呢？這倒是大哉問。用朱天心自己的話來說，它被死亡的存有帶往靈魂之路，一個未知之地。誠如勒維納斯所言：「死亡是出發，是故去，是消極性，其歸宿是陌生的。……死亡如同毫無復歸之出發，毫無已知條件的問題，純粹的問號。」（《上帝·死亡和時間》，頁11）除了靈媒之外，古來就只有文人（另一種靈媒）能藉由寫作，藉由字與字組合的無盡可能，以及空白與著跡的時間間隙中意識與無意識的無聲交流去追蹤、去逼近那種根源於死亡之深淵的富饒生產性。古今中外都有豐富的悼祭文體，那並不是偶然的事。而朱天心這本小說集，正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悼祭之書。

從《時移事往》、《我記得……》到《古都》中極其費勁、近乎吶喊嘶吼提出的記憶的命題此刻再度浮現，只是以些微不同的方式——前此朱天心的小說即

曾擺盪於經驗性的記憶（實證的，有遺跡可考）與沉入集體無意識的記憶（冥想，尤其是〈預知死亡紀事〉）之間，而有趣的是，這回面對最可能和神祕發生關係的他者之死竟不再訴諸老靈魂，不再直接訴諸神祕——雖然敘事的終點總是抵達那裡。

或者說，對神祕的遲疑。因遲疑而闢畫出到達或逃逸的路徑。

或許原因正在於，他者之逝發端於經驗性的事實。經驗與神祕的交接。它太逼近了，以致經驗無法承受。然而必須確認：

扶起更衣時，他的頭，像被斬斷似的重重垂在胸前，你看在眼裡，知道他才不管你們的已經上路了。

會在那兒呢？

——
〈出航〉

死亡的存有乃在眼前展開。日常的時間中斷、重新編碼。存有（被留下的你）與存有（被帶走的我）錯開，擦身而過，各自啟動各自的時間性（或非時間性）。在〈出航〉中展現為兩個問題：你去向哪裡？你將變成什麼？從你——我的相屬性來思考這樣的問題，便是——你即將帶我去哪裡？我不知道將追尋你的足跡到何處。而這一問題，在書寫中恰恰展現為相反的程序——我不知道我的手和腳將把你帶到哪裡去。因此在這裡，書寫便是寫作者因他者之死亡的責任而不得不進行自我澄清的唯一道路。只有藉由寫作才能讓存有開顯，把這一切固定下來。

當與我緊緊相屬的他者之死亡的存有被啟動，作為向死存有的我的此在，其必死性所召喚的未來之死亡的存有，也以向他者轉換的形式被啟動。而想像我的死亡、我死之後靈魂的去處，是最直接的一種轉移的方式。於是在〈出航〉裡，敘事者為我之死亡「稍做計畫準備」、「再再模擬練習未來某個重要時刻你的出航情景」、「你開始勤於游蕩，每到一個新地點，……你都會殷殷問它：

『這裡可好？』引文中的它不只是內在於我之此在的他者，同時更是已逝之他人帶走的，或留下來的存有。它不是純一。是駁雜。而在這幾篇小說中，作為同屬一語言符號功能範疇的我——你這一雙重體中，常用的第一人稱刻意被擺放到被我（書寫主體及閱讀者在書寫過程中主體暫留的位子）所注視的位置：你。常常，這個你在敘事或講述的開頭還是可以和我互換，然而被我所注視的那個你，在書寫的進程中，卻漸漸的漫漶不清，好像多了層影子，而悄悄離開那可以互換的位子，那個被你所指稱的，不再是可以讓我互換的你，可以互換的對象變成了他（或它）。在那主詞的虛位中，幽靈到臨了。於是在〈出航〉中，當覓得一處好的歸處時，「當你的靈魂像該地農民至今仍相信的——緩緩如同一朵白雲自口中吐出時，……」才會毫無理由也彷彿不需理由的下這樣的斷言：「為什麼是這裡？但當然就是這裡。」我必將與你再道別一次，在此趟旅程的最後，當敘事終結，就如同死者之必須回到無時間性，回歸神祕，頌禱：